自齊州回論時事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自齊州回論時事書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潁濱文鈔/02》

臣自少讀書，好言治亂。方陛下求治之初，上書言事，陛下不廢狂狷，召對便殿，親聞德音。九品賤官，自此始得登對論事。當此之時，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。愚賤之人篤信寡慮，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，指顧而定矣。既而誤蒙恩澤，受職條例，抗論得失，與有司不合，得請外補，於今七年。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，臣竊疑之。

伏惟陛下天生聖德，聰明睿智，不學而具，其於謀慮措置，曾何足云。然自頃歲以來，每有更張，民率不服。蓋青苗行，而農無餘財，保甲行，而農無餘力，免役行，而公私並困，市易行，而商賈皆病。上則官吏勞苦，患其難行，下則眾庶愁歎，願其速改。凡此四者，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，臣以為非也。陛下之聖明，無所不知。何以言之，二年以來，陛下屢發英斷，廢置大吏，數其罪愆，明示臣庶，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，陛下無一不知。由此觀之，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，陛下何所不察！今者皇天悔禍，啟道聖意，易置輔相，中外踴躍，思睹寬政。而曆日彌月，寂寞無聞，眾心皇皇，如久饑而不得食。臣雖愚陋，竊獨為陛下恨也。陛下自即位以來，求治之心常若不及，意將以堯、舜之隆平，易漢唐之淺陋。不幸左右不陵遲以至於此，天下之人孰不知之。今也，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，又循其舊術而不改，將遂代之任咎。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恨也。

且今天下之安危，智者不再計矣：水旱連年，死者將半，遺民饑困，盜賊滿野，疆埸未寧，軍旅在外，府庫空竭，邊餉寡少。事之可憂者，何可勝數。術之不效，斷可見矣。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，意者己為之而己廢之，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。臣聞人主之德如天，天之於物也，熾然而旱，赤地千里，草木皆死，可謂虐矣。然至雷雨時作，膏澤洋溢，百穀奮起，民復粒食，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。何者，度量廣大，改過無疑也。如使密雲而不雨，既雨而中止，遲疑猶豫，久而不忍，則天之生物盡矣。《傳》曰：「君子

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，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今陛下誠先治其心，使虛一而靜，湛乎彼我，得失莫能嬰也。去惡如棄塵垢，遷善如救饑渴，與民一新，罷此四事：青苗之既散者，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；保甲之既團者，存其舊籍而不任事；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；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。行之期年而觀之，苟民不安居，水旱復作，盜賊復起，財用復竭，誠有一事以憂陛下，臣請伏罔上之誅，以謝左右。陛下誠不信臣，數年之後，親受其弊矣。古人有言曰：「一慚之不忍，而終身慚乎？」惟陛下為社稷籌之。臣謹列四事之害，畫一以獻。不勝愚忠憤懣之誠，干犯天威，伏俟鈇鉞。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。

謹按青苗、免役、保甲、市易四事，得失最為易見。上自中外臣寮，下至田父野老，無有一不知者。但以朝廷所行，言其是則有功，言其非則有罪。是以畏避鉗默，不敢正言。臣今謹采眾議，人所共知，灼然可見者，畫一開坐如後：

一、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，坐收倍稱之息，是以富者日富，貧者日貧。今官散青苗，取息二分，收富人並兼之權，而濟貧民緩急之求，貸不異於民間，而息不至於倍稱，公私皆利，莫便於此。然公家之貸，其實與私貸不同。私家雖取利或多，然人情相通，別無條法。今歲不足，而取償於來歲，米粟不給，而繼之以芻槁，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。無歲月之期，無給納之費，出入閭里，不廢農作，欲取即取，願還即還。非如公家，動有違礙，故雖或取息過倍，而民恬不知。今官貸青苗，責以見錢，催隨二稅，鄰裏相保，結狀請錢，一家不至，九家坐待，奔赴城市，糜費百端，一有逋竄，均及同保。貧富相迨，要以皆斃而後已。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，而其實無益也。

一、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，一夫為役，舉家失業，故使逐戶出錢，官為雇人，謂之免役。出錢雖多，而民免於破家之患。以此為說，行之不疑。然不知三代之民，以力事上，不專以錢。近世因其有無，各聽其便。有力而無財者，使效其力，有財而無力者，皆得雇人。人各致其所有，是以不勞而具。今也，棄其自有之力，而一取於錢，民雖有餘力，不得效也。於是賣田宅，伐桑柘，鬻牛馬，以供免役，而天下始大病矣。且夫錢者，官之所為，米粟布帛者，民之所生也。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，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，上下交易，故無不利。今青苗、免役，皆責民出錢，是以百物皆賤，而惟錢最貴，欲民之無貧，不可得也。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，無祿而役，為日久矣。周制，庶人在官，雖曰有祿，而事簡吏少，勢或易供。非如今時，員數穢多，不可供億。況三代兵出於民，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，若又兼舉大費，為力實難。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祿，然後可責之以廉。蓋朝廷選吏之精，必不如擇官之慎，祿吏之厚，必不如祿官之多。

今慎擇多祿之官，猶不免於貪，而況於吏人乎。且昔之為法也。計贓得罪，無祿者減等。今用倉法，則吏之得罪，反重於官，顛倒失宜，尤為未可。若朝廷誠患吏貪，但使官得其人，則吏之受賕，自有分限。若猶未也，則雖重祿深法，不能禁矣。

一、議者又謂三代之盛，兵出於農，故團結伍保以寓軍。今朝廷喜其近古，亦謂可行。然而三代之民，受田於官，官之所以養之者厚，故出身為兵而無怨。今民買田以耕，而後得食，官之所以養之者薄，而欲責其為兵，其勢不可得矣。蓋自唐以來，民以租庸調與官，而免於為兵。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，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。且又有甚者，民之納錢免役也，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。今也既已免役，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、壯丁，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，於巡防，則用為巡兵、弓手，一人而三役具焉，民將何以堪之。且其為巡兵、弓手也，一保甲之中，丁壯既出，老弱守舍，盜賊乘間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而其上番之期，又不過旬日，坐作進退，未能知也。代者既至，相率而反，往來道路，勞弊何益。至使盜賊縱橫，官吏蒙責，嘯聚群黨，攻剽州縣，未必不由此也。古之循吏，使民賣劍買牛，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。小民無知，緣以為惡。良民之畏事者，一入而終身不得脫。奸民之好權者，一補而終身不得免。其為患害，有不可勝言者矣。

一、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，少則貴賣以取贏，多則賤買以要利。利有所壅，商賈難通。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，有司誠守此議，不更別有所營，則雖繁碎難行，然亦未有深害民。今自置市易，無物不買，無利不籠，命官遣人，販賣南北，放債取利，公行不疑，杜絕利源，不與民共。觀其指趣，非復制其有無，權其輕重而已也。徒使小民失業，商旅不行，空取專利之名，實失商稅之利。國體卑辱，海內離心，巍巍盛朝，何苦於此。況復小民好利，類無遠見，爭取官債以救目前，欺謾父兄，妄引抵當，期限既迫，逃竄無所，父子離散，行路咨嗟。奈何為此陷阱，誘而納之也。至於奸民巨賈，窺伺間隙，取利則多。或輸滯積不售之貨，以易見錢，或指殘破無用之屋，以賒實貨。巧智百出，難以具言。有司蒙蔽，指以為利。泉幣一散，汗漫難收。官之所藏，徒文具而已。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，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，買賣百物，猶且如故。譬如含茹毒藥，喉舌破敗，胸腹脹滿，知其非矣。然且閉口不吐，安坐切脈，廣求方書，其於速愈之術疏矣！

右臣所陳晝一事件，皆是耳目所接，眾庶共知，朝廷清明，豈有不察。若誠有意改易，非復難行，但朝出一紙詔書，四弊夕去。非如前代積弊，或在列國，或在四夷，欲議改更，恐其動搖海內，故且維持含養，苟自便安。今事在朝廷，出命則已，眾所係望，勢難久留。而私自顧戀，遲遲不決，以失天下之心，臣竊不取也。愚蠢之人，志在憂國，

言詞激切，干犯典刑，區區寸誠，甘俟誅戮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